



作者(右一)与上海电影艺术家

星火燎原 瑞草芳华

写在上海电影演员剧团70华诞之际

文江平

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副导演时,就经常往我们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跑。为什么?来借演员。我们剧团的管理和其他的剧团不太一样,墙上有一个大板,挂满了各种标牌,上面写着张瑞芳、秦怡等老前辈的名字;小一辈的包括向梅、梁波罗、达式常、张文蓉,再到更小的张芝华、陈鸿梅、周国宾、于慧、李婷……全都有,拍戏、在团、外出,一目了然。后来才知道,这是剧团的老演员陈述老师用软笔书法一字一字的写的。

那个时候,我和剧团的联系特别多。当然,我小时候就对团里的老艺术家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如数家珍,而且和他们绝大部分都有交住。

1997年,我创意拍摄《今天我休息》的续集《今天我离休》,希望能表现上影精神的传承。遥想1959年,仲星火老师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常演配角的演员,厂里决定让他演男一号马天民,而且厂领导还说,希望几代演员都能上红花绿叶嘛!所以在《今天我休息》中,我们能看见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洪警铃、黄耐霜、宣景琳;第二代的关宏达、上官云珠、吴茵;再到之后的高正、李浣青、强明、史原、马骥、赵抒音……他们大多只有一两场戏,像孙景路老师,就演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一句词,类似于“哪位同志给让个座?”,那种情形真是让人感动。

所以,续拍时,我与仲星火老师一拍即合,所有的演员都是原班人马;仲星火老师再演马天民,赵抒音老师演刘萍、马骥老师再演姚大姐、强明再演老所长、李保罗老师再演老丈人、陈述老师再演剃头匠、曹锋再

演花爸爸爸、孙永平再演小李子、王苏江再演小组长、吴云芳再演小护士……当时,孙景路老师已经去世了,她老伴儿,我们演员剧团的“女婿”乔奇老师也客串了一个角色,还有茂路、梁波罗、高淬、张莺、路珊、柳杰、严永璋等老师都参加了。我还找了小陈龙演小警察。那场戏陈龙和仲星火老师每人五六句词,我记得,那天上午因为有位老艺术家身体不太舒服,原定中午拍的戏,我们下午四时才赶到。陈龙很早就来了,衣服换好,一直在那儿等我们……

我认识仲星火老师纯属偶然。那年深秋天,天已经凉了,我从南通老家带了40斤新米到武康路,想送给铁牛老师,因为他刚刚演了一部我导演的《死神舞步》。当时已经晚上六点,剧团下班了,我就跟门房说,能不能把米寄放在这里,门房说不行,因为他怕东西少了,讲不清。这时,忽然有人在背后问我:“小伙子,你是找铁牛吗?”我回头一看,这不是仲星火老师吗?我说我是南通话剧团的,和铁牛老师合作过,想给他送点大米。“哦,咱们是同行!这样吧,你把米放到我的自行车上,我驮着,我帮你捎过去。他跟我楼上楼下,你要是信不过我,就跟我一起去。”

我很感动:“怎么能跟您说信得过信不过呢?我也挺想见见铁牛老师。”“好啊,那你跟我走,就是委屈了,这自行车也坐不了。”仲老师笑呵呵地说。

我们一起走到了大木桥49弄上影宿舍。楼道里,看到了冯奇老师站在门口跟人聊天,仲老师又问我:“冯奇你认识吗?”“认识啊!”“那你这米是给铁牛的,从冯奇门口经过,你们又认识,会尴尬……”这样,先到我家去,我把铁牛喊过来拿来。”

我庆幸遇到了仲老师这么一个替他人着想的好人。到了他家,师母特别热情地给我倒水,还硬是留我吃晚饭,我记得是百叶结红烧肉,师母的菜做得特别好吃。从此,我就和仲老师老两口就成了忘年之交。

我们团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善良前辈。

我曾给白杨老师写过信。那是1980年秋天,赵丹老师去世,我看到白杨老师写了多篇回忆赵丹的文章,我就根据她的回忆,编写了一篇关于赵丹、白杨创作友谊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中外影画》杂志上。我给白杨老师去信并附上了杂志和30元稿费,她很快通过挂号信向我表示感谢且把钱退我。之后,受南通市委宣传部的邀请,白杨老师到南通作学术报告。我当时在外地演出,起个大早赶回来,到了开会的地方,人家跟我要请柬,我没有,只能是话剧团的演员。看门的脸一拉:“那不行,你们团也就团长和老艺术家能进。”无奈之下,我只好翻墙,可没想到,到了第二道关,还是要请柬。我只能趴在窗口听白杨老师做报告,脑袋还不敢伸出来,怕被人看见给赶出去。结束之后,大家前呼后拥,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白杨老师朝面包车走去。也巧,我本来溜边的,不知怎么正好迎面遇上,我就脱口而出:“白杨老师,你好!”她很热情,也可能是处于礼貌,白杨老师主动上前握了我的手。

我一高兴,紧接着说:“我叫江平,跟您通过好多信!”“啊?就是你啊!你们别拦他,他是我朋友!”白杨老师这么一说,正要拽我拦我的人没辙了,我也顿时感觉腰杆挺起来了。白杨老师提出,单独和“小江平”合个影。

若干年后,我和白杨老师很熟悉了。我们像母子又像祖孙,经常在丁香花园散步,后来她坐轮椅了,我时不时还推着她,顺着华山路夕阳余晖,穿过梧桐林荫,去静安面包房吃红宝石蛋糕……

秦怡老师也一样,我就像她家里的孩子。一次过年小聚,她悄悄跟我说,要拍个电影,叫《青海湖畔》,让我给当监制,还叫我演一个地质局局长。我说:“您发话叫我做事,我必须来!”拿到剧本一看,是个挺重要的角色,我就说,上影演员剧团那么多人,找个好演员吧,我就跑个龙套。“不行,小弟走了,我在身边,我就会觉得小弟还在。”

秦怡老师特别可爱,拍完戏,给我二十万稿酬,她说:“江平,你平时对我们好,经常自己花钱帮我们老同志。你说当干部不能拿钱,但是我问过了,演戏是可以拿酬金的。你不拿我就不开心了。”我说:“我绝对不能拿您的钱,拿了我就不是您儿子!”这么一说,她不吱声了。

结果过了一阵,秦怡老师忽然主动来找我,“听说你马上要拍戏了,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我说没有了,都定好了。秦怡老师看了剧本,说:“那你加个闪回,我给你叙述不就可以吗?你免费演了我一个戏,我也给你义务演一个!”

去年我回到武康路,正好是孙道临老师铜像落成仪式,我说,我欠孙老师一张机票。有一年,我和道临老师去埃及参加电影节,他74岁。当时我也一心想为公家省钱,就没和他商量,订了一张经济舱。买完之后我才硬着头皮和他说话:“委屈您了,没给您买头等舱,不过,一来一回为国家省了三万多块钱。”他连忙点头:“就买普通舱,便宜。”

后来一算,这三万元钱正好是索菲亚罗兰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机票钱。这以后,道临老师经常会跟我开玩笑:“小子,索菲亚·罗兰是我请的,不是你请的。”

道临老师去世时,王文娟老师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立刻跟相关领导汇报,所以组织上很快就来关心安排了。道临老师的电话我现在还能记住,因为我们来往很多……

我写过一本书,叫《我与电影人的亲密接触》,其中收入了一百多位老前辈的电影艺术家,我们上影演员剧团的前辈占了相当一大部分,如赵丹老师、瑞芳老师、刘琼老师、舒适老师、丹凤老师、白穆老师、李纬老师……我和上影演员剧团的接触、交往、回忆、情感,真是太多太多了。

前些年我拍《那些女人》,上影演员剧团几乎倾团出动,佟瑞欣团长和肖荣生挂帅主演,牛犇、张云立、吴云芳、严永璋、张文蓉、孙栋光、赵静、吴海燕、崔杰、王景春、朱顺良、陈龙、孙清……都来了。90多岁的张莺老师、柳杰老师几乎是别人驾着拍的,没有一句台词。我们上影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每一个人都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哪怕是一个房客、一个路人、一个匪兵乙。他们的循规蹈矩通过几十年的磨练,形成了一种匠人精神,形成了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传统。

上影演员剧团七十年,灿烂、辉煌、坎坷、艰辛、徘徊、努力、奋进、开脱、进取、胜利!我们还有更多的七十七岁生日可过,但是我们永远过十七岁的生日,因为我们有十八岁的天空!

(作者为原中影集团艺委会主任,著名监制、导演)

生要逢时——对影市黄金档期的理性思考

文祁海

许多国产片出品方都认为他们的影片只要挤进黄金档期(暑期档、贺岁档和黄金周等假期)上映,就有高票房。于是,每逢黄金档期,都有大批新片蜂拥扎堆。

黄金档期是双刃剑。在黄金档期,确有一些强劲影片(如今年暑期档的《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热卖,但因为竞争太激烈,多数影片的市场空间并不大。粗劣影片败得更惨就不消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按理应该有市场的影片,在黄金档上映,票房收入却不理想,无法体现其真正的价值,今年暑期档的一些影片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近年来,受女观众欢迎的影片票房都较好。6月下旬推出的《消失的她》,反映女性在婚恋过程中如何防骗,事关多数女观众的切身利益,首映25天就收33.7亿元。不久之后,又有一部女性电影《我经过风暴》上映,由明星佟丽娅主演,首次在银幕上专门揭示妇女受虐待的家庭暴力现象,也事关多数女观众的切身利益。该片首映25天收1.7亿元,与《消失的她》相比是天壤之别,显然是因为未得到广大女观众的支持。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奇幻喜剧片《超能一家人》,有“开心麻花”和明星沈腾的品牌支撑,也火不起来,只收3亿元。这两部影片确有不足之处,但票房失利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产品自身,而在于上市时机不对。

该不该挤进黄金档?

《我经过风暴》题材新鲜,描写弱女子徐敏惨遭家暴,她能否摆脱摆脱残暴丈夫,一波三折,悬念迭起。该片的故事、表演都真实自然,制作也较精良。

那女观众为什么不愿看该片?是因为超过了女观众的心理承受力。《我经过风暴》上映之前不久,女观众刚看了《消失的她》《孤注一掷》,这两部影片都写惊心动魄的悲惨故事,后者还有不少血腥暴力镜头。女观众的感情较脆弱,听说《我经过风暴》又是一部血淋淋的大悲剧,女主人公屡遭毒打,她最后杀死丈夫,似乎更惨更恐怖,许多女观众不敢再看了。当年,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南京!》,票房收入1.7亿元。该片上映7天之后,又有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拉贝日记》上映,《拉贝日记》发行方的初衷是让观众对同类题材作品之异同作比较,观众寥寥无几,该片票房不到一千万,因为多数观众不是学术研究人员,不愿连看几部血腥大惨剧。张艺谋执导的精品电影《狙击手》表现志愿军战士的英勇牺牲,在去年春节六天只收2.6亿元,因为多数观众在这个假期刚看了同类题材的《长津湖之水门桥》,不会在一个喜庆节日内老是看流血牺牲的影片。

《我经过风暴》的首映,原定暑假之前的5月26日。若此时上映,对该片票房很不利,可抢在《消失的她》《孤注一掷》之前,其它对手也不多。《我经过风暴》若在暑期档过后才推出,可与《消失的她》《孤注一掷》拉开时间距离,观众也容易接受。《狙击手》若安排在另一个合适时机首映,可避开《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不会低于张艺谋执导的《悬崖之上》(11.9亿元)。

残酷血腥的电影要慎入春节档,小众文艺片则要慎入暑期档。暑期档的票房收入大增,是因为多了一大批不用上学而且可自主选择看什么电影的中学生观众。一些较高深的文艺片,如姜文主演的《绿茶》,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挤进了暑期档,影片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未能被年纪尚幼的中学生理解,主演又不是中学生追的“星”,这就沾不了中学生的光,又失去了一大批最适合看文艺片的大学师生(在暑假回农村探亲或出外旅游),结果这两部影片的票房收入都在一千万以下。假如《绿茶》《紫蝴蝶》在暑假过后才推出,上座率会高一些,因为大学师生都回校了。事实证明,有些影片不在黄金档期上映,票房反而会更好。

该进入哪个黄金档?

《超能一家人》在7月上映之后,招来一些批评,导致该片票房后劲不

足。我认为,《超能一家人》当然不是高深精品,但并非一无是处,作为通俗商业片还是合格的。该片是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奇幻喜剧片,描写一个平民家庭所有成员若聚在一起,就能产生一种神奇的超能力,可斗败两个强大的犯罪集团。一家人假如闹矛盾分手,超能力顿失,这就需要家庭成员互相理解,团结友爱。影片借助荒诞幽默的艺术夸张手法,普及“家和万事兴”的为人道理,弘扬惩恶扬善的正气,健康有益,而且制作认真,有一定的可看性。

该片的优点为什么被忽视?因为暑期档影市的消费主力,是看电影较挑剔的年轻白领和中学生,他们不喜欢《超能一家人》这类影片,对作品有成见就容易只盯住缺点而无视优点。我发现,孩童很喜欢《超能一家人》,他们看该片都挺兴奋,觉得有趣好玩,这就是一个市场。假如《超能一家人》首映档期不是暑期而是“合家欢”的春节,该片温馨热闹的亮点就会凸显,可吸引全国许多家长携低幼子女观看,让孩子开心,又可以教育孩子要重亲情。观众若喜爱一部作品的亮点,对其缺点可以宽容,《超能一家人》就找到了对观众。由此可见,不同的黄金档期,有不同的市场需求,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入错门。

也有“入对门”的典范——《长安三万里》。正在学唐诗的中学生都爱看这部描写唐代诗人群像的动画大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观众群。该片选择暑期档上映比寒假和黄金周假期好得多,暑假有50多天,中学生看该片的机会就更多,该片票房至8月31日收获18亿元,全国中学生为此做出大贡献。

在暑期档上映的神话战争大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并非一般的商业片,兼具文艺片、政治片、史诗片的气质,上映40天票房收25.7亿元。但我认为该片首映若安排在国庆档,票房收入会更高。一是许多在暑期回农村探亲或出外旅游而未看该片的大学师生都回校了,他们很适合看该片;二是今年国庆档的强片数量也少于今年暑期档。

该在黄金档哪个阶段上映?

黄渤主演的《学爸》原定7月8日上映,后来改为8月18日上映,这已是暑期档尾声,该片还有市场吗?有!《学爸》上映24天,票房已逼近6亿元!

《学爸》描写一位单身父亲为幼子择校的故事。当下电影的消费主力是未成家生子的年轻人,他们向来不太关注育儿题材电影,描写父母为孩子择校的著名印度电影《起跑线》,在中国的票房只有2.1亿元。但这次争看《学爸》的观众,竟是未婚青年居多,这就出奇了!是靠明星效应?非也!因为黄渤主演的影片并非每部都卖座。《学爸》热销,最妙的一招是后发制人,将档期推迟了40多天。此时,暑期档多数强片的热潮已消退,为《学爸》腾出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观众(包括未婚青年)在暑期档接连看了描写悲惨故事的《孤注一掷》《消失的她》、严肃沉重的《封神第一部》《八角笼中》、高度紧张的《碟中谍7:《巨齿鲨2》,此刻很需要舒缓放松、换换口味。《学爸》是搞笑喜剧,笑星黄渤和可爱小萌娃的对手戏,让压抑已久的观众痛痛快快地开怀大笑,恰似“久旱早苗逢甘霖”,觉得特别解渴。这个口碑一传开,更多的观众都破例再掏钱看这部电影。假如《学爸》急于在暑期档初期或中期上映,不会如此热卖。

冷饮在酷暑和寒冬的销路为何截然相反?在煎炸食品店旁边卖降火凉茶为何生意极好?个中道理,电影营销可借鉴。电影要不要进黄金档?如何进黄金档?是排兵布阵的运筹科学,大有学问,要讲究战略战术,切忌只重形式不讲实效。电影出品方欲测准影片的最佳上市时机,须知知己。知己,就是细心关注前后左右的各种信息行情,如社会气候、市场环境、观众心理、竞争对手等等;知己,就是用好自己的优势。做好这些工作,才能扬长避短,为影片选择合适的档期,减少盲目性。